考亭淵源錄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

楊楫

楊楫字通老長溪人淳熈五年進士
奏劄論進君子退小人勿狥左右干請以重中書之
權飭執政之臣可否相濟以任憂時之責奬廉靖之
操絶奔競之風遷國子博士出知安慶府除湖南路
提點刑獄移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嘉定六年卒於官
有奏議及悅堂文集行於世人稱爲悅堂先生

備遺

先生與通老説學問最怕悠悠讀書不在貪多未能

讀向後面去且温習前面已曉底一番看一番別

通老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如何是浩然之氣先生不答久之曰公若留此數日只消把孟子自去熟讀他逐句自解一向自家只排句讀將去自見得分明却好來商量若驀地發問就與說將去也徒然康節學於穆伯長每有扣請必曰願開其端勿盡其意他要待自思量得大凡事理若是自去尋討得出來真是別

語通老早來說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做等閒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

無異今見事來别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

周端朝

周端朝字子清温州永嘉人族祖行己師事程頤仲父去非爲張栻高弟端朝少淹貫經史爲葉適所知繼從朱子於武夷而業益進紹熙中入太學趙汝愚爲李沐所攻罷相端朝與同舍生楊宏中等上疏救之得罪羈管信州父之聽自便時號六君子嘉定中舉進士調桂陽軍教授首立濂溪祠於學以示準的秩滿除太學録遷博士入對言人君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存亡繫一身之是非人主

一念之操舍關天下之休戚除大常丞兼司封郎官
久之以軍器監兼國子司業居數月遷秘書少監兼
侍講復言近歲經筵例成兼職令抱道篤學之士列
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丞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
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相繼進用端平初時休於
浮議遽與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
敗卒如所料除權刑部侍郎卒諡文忠端朝儀容莊
靖心事和平內行純備居喪執禮有田半頃盡歸其
兄一室蕭然賓紹間要門熏灼端朝侃侃守正不阿
晚方進用未得少行其志士論惜之

滕璘弟珙

滕璘字德粹徽州婺源人淳煕八年進士除鄂州教授調四川制司幹官知嵊縣僉書慶元府節度判官入主管官告院奉祠起通判隆興府充浙東福建安撫司叅議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紹定六年卒年八十所著有溪齋類藁珙字德章亦淳煕中進士筮仕爲旌德簿真德秀誌璘墓其畧曰乾淳間朱子倡道南方海内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父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徘徊

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乎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爲

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朱子自寓里來歸始執弟子禮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簡呂子約祖儉沈叔晦煥袁和叔燮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事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初余丞相端禮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

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佗胄屈復固辭公初爲論語說朱子亦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於多立説公爲憮然自是不敢輕有論著公既從朱子得爲學大方與時至東嘉又從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

備遺

璘注鄂渚教官闕先生曰熹嘗勸人不如做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沒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問做何工夫璘對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問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說得一箇爲學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嘗見一般朋友見事便奮發要議論胡亂將經書及古人作議論看來是淺意思又有一般全不做工夫底更沒下手商量處又不知彼胡亂做工夫有可商議得且如論古人便是論錯了亦是曾論考古人事迹一過他日與說得是將從前錯

底攷起便有用

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汚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

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云道性善是說天之所以與我者便以堯舜爲樣子說人性善皆可以爲堯舜便是立箇標準了下文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之言以明聖賢之可以必爲末後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最說得好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服瞑眩之藥相似教他麻了及其定疊病自退了

問璘昨日臥雲庵中何所爲璘曰歸時日已暮不曾觀書靜坐而已先生舉橫渠六有說言有法動有教

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以爲雖静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但兀兀而已

德粹問在四明守官要顧義理纔到利害重處則顧忌只是持一去如何先生曰無他只是志不立却隨利害走了

人在官固當理會官事然做得官好只是使人道是一好官須講學立大本則有源流若只要人道是好官今日做得一件明日又做一件却窮了德粹云初到明州問爲學於沈叔晦叔晦曰若要讀書且於發源山中坐既在四明且理會官事先生曰縣尉既做

了四年滕德粹元不曾理會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爲先其他
事難預論
答德章曰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
日後生輩以科舉爲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
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以收拾
身心討論義理次第當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取
達意而已正不必過爲華靡辨巧也
又答曰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嘆然淹速有時不足
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

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趣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熹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敏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又答曰廷對甚佳三復增嘆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

石墪

石墪字子重先世會稽人徙台州之臨海墪年十八舉進士歷知常州武進縣訟有數年不決者一訊立辦雖姦民健猾皆驚服屏息他邑滯訟多屬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屬役於縣費且數萬墪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擿拾無所得會墪有親嫌法當兩易墪不顧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墪不可相與遮道號訴至有褫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

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芻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籍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納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芻至卽召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學者聞者皆動心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

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或異邦之人皆褁糧來就學數視故學宮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又攈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爲讐敵者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仇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爲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辨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使者

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
或畫象祠之監察御史陳舉善聞其賢薦之朝選授
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有旨召對入見首陳
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有
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
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居頃之有所不
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
而遭内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
丙以楶對尋以疾卒不及聞矣卒以淳熙九年六月
乙丑年五十五積官至朝散郎爲人外和内剛平居

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若不可犯
爲政一主於愛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才之
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
累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畱意
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伯琳賤一旦見天子論
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聞人之善必手記
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往見晚名其
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倦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

晦翁答子重書曰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却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心許其存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

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邪但令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

大抵講學難得是當而應事接物尤難中節向來見理自不分明不得入德門戶而汲汲爲人妄有談說其失已誤人非一事矣今每思之不覺心悸故近日議論率多畏怯無復向來之勇銳惟欲修治此身庶幾寡過自非深信得及下得朴實工夫者未嘗敢輒

告語以此取怒於人盖多然與其以妄言妄作得罪於聖人不若以此得罪於流俗之為愈

王遇

王遇字子正一字子合漳州龍溪人乾道五年進士歷教授臨江軍處州既而由贛倅召為太學博士除諸王宮教授出知常州遂為浙東常平使者除大宗正丞遷右曹郎中嘉定四年卒年七十黃榦祭之曰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骫骳熟爛支攡浮薄無可用之實也壯而從宦營私背公憚煩狃惰漫不知其所職也至於决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

挐右攖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
皆是固無以賁夫遐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
南方之特也策勲詞場奮發踔厲潛心道闕涵泳從
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
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利名泊然
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屈之以萬鍾之貴
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美民
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當享期頤躋貴顯爲
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榦
亦同門忝鄰棘也愍慜顧念感君德也緘辭寫哀不

知涕淚之横臆也

備遺

先生曰王遇篤信嗜學爲人殊務實

答書曰所喻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惟學爲能變化氣質爾。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間。恐徒勞而無補也。

楊長孺

楊長孺字伯子廬陵人萬里之子少穎悟超群書一過目成誦歷官知南昌縣縣號繁劇前政多不支長

孺處之裕如嘉定中知湖州清獄訟折強橫人稱神
明擢知廣州蠲除苛政一道肅然及代積俸錢七千
緡盡以代下戶輸租除刑部郎中知福州以直數文
閣致仕理宗初立用真德秀薦召爲屯田郎中初長
孺餞胡夢昱詩有吾鄉小澹菴之語至是御史梁成
大以擬非其倫黨和邪說不宜立朝詔長孺奉祠

備遺

先生赴潭道過臨江長孺自吉水山間越境迎見請
曰大道茫茫何處下手須有一箇要切可以用工夫
處先生乃舉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一章反覆與說長

孺曰愚陋恐不能盡記先生之言先生可以書爲一說何如先生咲曰熹不立文字尋常只是講論適來所說若吾友得之於心推而行之一向用功儘有無限何消我寫出於心未葬縱使寫在紙上看來是甚麼物事吾友只在紙上尋討又濟甚事長孺謝曰敢不自此探討力行

真德秀奏劄有曰崔與之帥成都但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守長樂罔侵公帑之錙銖皆最爲當世所推

鄭昭先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筮仕爲浦

城簿嘆問學未悉乃遊朱子之門嘉定中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甲戌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除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辛巳除觀文殿學士立朝奏疏皆切直料事率多中景獻太子薨儲嗣未定謂當以仁宗爲法廟謨始決居政府以沉厚鎮浮靜定制變全護人才振拔淹滯爲事嘗謂人臣能以文王事紂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君人子能以七子事母之心爲心則未有不可事之親陳宓以爲名言昭先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喜聞義理之說故其文章不事刻畫而敷腴豐衍寔似其爲人所著有日湖遺

葉五十卷

備遺

景紹請教先生曰今人却是倒置古人學而後仕今人却及仕而後學其未仕也非不讀書但心有所溺聖賢意思都不能見科舉也是奪志今既免此亦須汲汲於學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裹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趙崇憲

趙崇憲字履常丞相汝愚長子也宋宗室居饒之餘干淳熈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著作佐郎歷帥江西廣西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及卒真德秀作墓誌其畧曰汝愚旣貶死海内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故知南昌縣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者功在王室中更讒謗思其功而録其後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辭以爲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本意拜疏力辭俄攺監行在進奏院復引陳㒓

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跡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官賜謚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皆謂誣蔑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姦毀冀顧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

者米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
忠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奬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
偷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將弗及或乃遂階通
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
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盡職規以
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奸儉餘黨窺伺之
萌皆懇懇爲上言之

備遺

先生答書曰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
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

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工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法延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獘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麤見門戸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趙崇度

趙崇度字履節汝愚次子也年十六謁朱子於考亭授以大學一編曰讀是則知修己治人之方矣以蔭補官知桂陽邵武軍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四外

宗正寺事改知吉州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崇度在郡爲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於此矣入奏留爲右曹郎中遷吏部郎中引嫌請外爲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遂奉崇禧祠以朝散大夫致仕平生尊慕正學在邵武則建周程張朱五先生祠在桂陽則專祀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卒年五十六所著有磬湖集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記聞

林湜

林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晚居永嘉之平陽紹興庚

辰進士淳熈末歷國子監丞太常寺丞紹熈初遷監
察御史未幾補外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進司
農卿除直寶文閣湖北轉運副使奉祠起知泉州未
拜復與祠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
有盤隱類藁十卷葉適爲作墓誌其畧曰故事臺諫
官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
持紀綱也公爲御史獨喟然曰吾不從賢與善是親
正人之見愠於衆人者是助而好惡去取不以公論
爲歸乃曰共持其紀綱可乎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
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

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
無過此也執論移時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
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公爲殿試詳
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
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
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
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詞願少留不聽
移江西轉運判官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始光
宗過重華宮疎濶公再三請未報而孝宗崩上內禪
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

謂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以孝宗遺留使虜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運郤虜議虜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及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素性淡薄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不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是以齟齬擯斥而

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備遺

晦翁答書葢嘗鬮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葢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

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麤覘彷彿而便謂吾巳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眞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厭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藴蓄盖巳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公以聽執事者之采擇則又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五

考亭淵源録卷之十六

龔武子

龔武子字誠之邵武人初學周禮於求而遊文公之門公嘗書十梅詩畀之曰吾詩不苟作以子篤實故相贈耳嘉定初爲太學生時議函韓侂胄首畀金武子曰姦臣首固不足惜如國體何率同舍生扣閽力爭之旣舉進士歷知處州俯詢民瘼謹節國用後與時不合以宗學博士奉祠端平初三召不至除直寶謨閣奉祠仍乞致仕淳祐中詔武子雅志恬退掛冠日久年高德粹加直龍圖閣再加秘閣

修撰

備遺

眞德秀曰誠之學道愛人其守括蒼有惠政今雖間

處視人之休戚猶在巳

高禾

高禾字潁叔泉州晉江人淳熙辛丑進士歷福清仙

遊令知惠州除將作監丞大理寺正兵部郎中奉祠

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公端方而重和易以莊色夷

氣淸可畏而愛始微有知則知學問月闢日益卓然

早茂叔伉倅臨漳朱文公時綰郡符公執子姪門弟

子禮畢以恭文公深器之義利之間辨析杳微非所當待一介不取待人接物宛若處子或意外干以私正色拒絕雖賁育不能抗歷州縣持使節閩廣之人至今頌之

楊士訓

楊士訓字尹叔漳州漳浦人舉進士歷永福縣令以邑薦選差監鄂州糧料院嘉定巳卯年五十八卒陳宓作墓誌其畧曰文公守臨漳興學校明禮義以教郡士擇士之志於學者設賓賢館以處之尹叔與焉尹叔年尚少巳爲儕輩所推重戸部郎中王君遇剛

介少許可獨器君以子妻之君醇靜警敏少刻勵自奮處鄉校入太學杜門讀書不爲獵涉綴緝務求聖賢遺意而躬行之

傅誠

傅誠字至叔莆田人淳熙中登第提轄文思院充江淮宣撫司幙官遷國子太常博士輪對畧曰臣觀自古常有披草莽而立朝廷者況今陛下承中興以來三聖已成之業乎假如渡江初年行幸未有定止荆吳陜蜀三方不相聞知陛下將不能有所運動乎古昔王者微弱如東晉重鎮擁兵上流朝廷奔命故不

得已而姑息今陛下之所駕馭又非有姦雄桀黠之才微寸効可紀何所牽制而寬假至是乎假有如中興二三大將皆有勲勞於國專兵日乆士卒號爲某家將軍校號爲其家人恃功驕蹇陛下將有所號令之乎又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畧無一朝奮起之勢浸有百年消削之憂或有聞而歎息或有聞而竊笑者歎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腊韋留連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沈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獘固至此也

至叔云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
大明

郭磊卿

郭磊卿字子奇台州仙居人嘉定七年進士端平初拜右正言尋擢御史彈劾權幸無所避或勸其少柔順曰上不以磊卿不才使居此位每有所聞卽當忠告豈可改所守耶初理宗微時與鄞人余天錫善天錫嘗居史彌遠門下彌遠希后旨謀易儲訪皇族之賢者於天錫天錫力薦理宗遂以疎屬得立旣卽位懷天錫恩旋擢至執政而人材猥劣且門庭穢雜朝

論不與磊卿上疏劾之曰臣聞鴟鴞入林鳳凰遠去豺狼當道騶麟自藏不仁者在高位則抱道懷德之士莫之敢近矣陛下欲聚群賢以興致治而股肱喉舌之任乃使奸邪厠迹於其間是却行而求前也言甚切至時上眷方隆留中不報章凡三上天錫竟罷去史嵩之三世相位勢可炙手多怙權不法時名士徐霖等及三學諸生皆誦言其惡磊卿疏已具俟召對奏之而爲嵩之耳目所得遂除起居郎疏不獲上遂出國門求去嵩之以書留行且白上遣中使宣押入國門磊卿鬱鬱不得志遂嗚咽而卒時與丞相杜

範侍從徐元杰劉漢弼等同心同德以忠正爲巳任世號端平六君子天下方想聞其風采而皆相繼以沒中外頗疑嵩之有異論磊卿少嘗取康節洗竹詩一聯題其讀書之竹亭曰偏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榦一齊留盖其扶善去惡之志巳見於此矣既而文公使浙東磊卿與趙幾道杜良仲兄弟皆從游故其見之事業如此

朱埜

朱埜字受之文公長子用蔭補將仕郎紹熈辛亥年三十九卒贈中散大夫文公請陳同父作墓誌其塟

曰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啞啞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棄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少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奬之去年到婺以書歸云俱時還家决當盡捐去他習刻意為己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奬就之意輒以不朽為托伏惟憐而許之陳同父祭文畧曰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

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早沒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晦耶

朱埜

朱埜字文之文公仲子以蔭補官差監湖州德清縣新市鎮戶部激賞酒庫贈朝奉郎卒黄直卿祭之曰在昔夫子性嚴氣剛規矩準繩動止有常君承其顏惟恐或傷在昔夫子朝圖暮書追恤其家孰有孰無君服其勞使若有餘内睦姻親外交朋友歲時饗祀殽核淸酒囊篋瑣碎俾無遺漏非君之賢孰左孰右

榦之從游餘三十年四海兄弟兩世姻婭於君事親知君之賢人之百行非孝孰先劬勞造家黽勉旦夕顧我倉庾相我黍稷跋涉險阻忘寢與食庶無饑寒以安厥室室家臻臻男女詵詵且訓且誨爲昏爲姻有疑未怯有願未伸竟以勞悴而隕厥身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君可無憾人誰不思千里相望嘶哀致詞嗚呼傷哉孰知我悲

備遺

文公與呂東萊書曰兩兒謹令謁左右大兒作文更無向背往來之勢自首至尾一樣數斷更看不得可

怪望與鑄之小者尤難說然只作小詩無益更量其材而誘之爲幸近來覺得稍勝往年不知竟能少進否可慮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學又不能隨分刻苦作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策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遊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如其不可教亦希早以見報或使遣還爲荷千萬勿以形迹爲嫌也塾不知已到否此兒來自此徑去渠至路中又聞同仲子歸家其不聽人言語皆類此到彼幸時呼來痛鑄責之渠於老兄教誨即不敢忽也塾子文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刻苦淡之

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撙節則爲幸又不可言矣

見子蒙教篤甚至舉家感激不可言但所作文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氣質似亦只做得舉子學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所能強也

東萊答晦翁書曰令嗣朝夕滯叔度相與切嗟勢不容頓祖謙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既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領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乘故文字間步驟規

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

晦翁與東萊書曰塾不知果能漸解事否人家後生只得自有意做好人便有可望此郎正坐無此根本使人憂心耳今令歸鄉應舉臨行更望丁寧之也

東萊答書曰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方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歸來不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爲亦比往時少異信乎親炙薰陶之效舉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無意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

晦翁跋塾詩卷曰大兒自幼開爽不類常兒予嘗恐其蹈於浮靡之習不敢教以詩文既沒後許進之乃出其所與倡和詩卷示予予初不知其能道此語也爲之揮淚不能巳

朱在

朱在字叔敬一字敬之文公季子既受教家庭又從黃榦學公遇明堂大禮赦恩奏補承務郎嘉定初除籍田令亢旱上封事歷將作司農簿遷丞十年以大理正知南康軍起家知信州入對以進問學振紀綱求放心爲言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加右曹郎

官兼權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充樞密副都承旨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閔損以下九人並封一字公爵獨曾參封郕侯乞與並封楊雄下雩乞去其像國家有程顥程頤張載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若使之從祀廟庭斯文幸甚又言先臣四書印本所在不同理宗回顧宣諭曰卿先卿四書註解有補治道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除右侍郎紹定二年請外除朝議大夫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明年敀煥章閣待制知袁州奉祠卒

程洵

程洵初字國欽改字允夫徽州婺源人文公内弟以特科恩授信州文學終吉州録事叅軍初洵以道問學名其齋文公易以尊德性而為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捧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備遺

先生答書曰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似却少玩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功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辭一義之失也

洵少年喜讀蘇文遂與俱化乃有二蘇躬行不後二程之語先生痛箴砭之

洵言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又曰善為説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

皆其自己分上事也又曰善與人同以己之善推而與人同為之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以人之善為己之善也先生皆善其說

周謨

周謨字舜弼其先世初居會稽後徙南康之建昌謨資強毅果於為善有不善立改其接物溫然自少警敏嗜學兩預鄉薦朱文公守南康軍摳衣登門盡棄其學而學焉既而文公歸武夷去南康且千里有重岡複嶺之阻謨仍往就學及文公守臨漳去武夷又千餘里其地為閩廣之交瘴癘之鄉君又往求卒業

既歸溫繹所聞以書請益文公答曰講學持守不懈益勤深慰所望當此歲寒不易其操尤不易得也居家孝友母喪蔬食三年治喪悉用古禮斥去浮屠老子法鄉人多效之文公又以書勞之曰居喪盡誠不徇流俗此人所難其見稱重如此文公歿僞禁方嚴謨冒隆寒戴星徒步偕鄉人受業者往會葬年逾六十矣家故貧事孀嫂撫兄之子極其敬愛交朋友處鄉閭無間言君生於紹興辛酉卒於嘉泰壬戌葬於甘泉鄉箬坑之原黃榦爲之誌其墓且曰朱先生以孔孟周程之學誨後進海內之士從之者郡有人焉

先生歿學徒解散僅僅守舊聞漫無講習蓋微言不絕如綫獨康廬間有李敬子燔余國秀宋傑蔡元思念成胡伯量泳兄弟帥其徒數十人惟先生書是讀每季一集迭爲之主至期集主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則規歲月浸久不少怠斡始仕江湖間因得交於其徒心忻然慕之願卜居五老三峽間從諸君後未能也嘉定丙子自漢陽道過其里集中來會者十七人皆佳士也何其盛哉於是謨之子瞕述其父之行拜且泣曰自晦庵先生守南康吾鄉之士始知學自吾父入閩士始不遠千里從學吾鄉之爲

季集亦吾父發之恐歿而無傳敢固以請嗚呼舜弼之學行脩諸身行於家又取信於鄉人使吾師之道講習不輟今吾病且老不能遂卜居之志將以季集之約歸語其鄉人使行之斯文之不至湮海非舜弼之力歟遂不辭而爲之銘

備遺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之失先生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

非底便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
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纔說有
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
又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
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
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
可不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
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
人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
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

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舜弼云平時慮爲異教所汩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何如先生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何如耳

先生答書曰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

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來喻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汚之地耶

又以書與舜弼曰臨別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不可不知也

石洪慶

石洪慶字子餘臨漳人

備遺

洪慶將歸先生出其平日問目示之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爲看所説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胸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合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論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别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

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

文公答王子合曰子餘留此久適熹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其長上不欲痛下鉗鎚後來自覺如此含糊

恐悞朋友方着力催儹工夫則渠已有行日矣

錢木之

錢木之字子升晉陵人寓永嘉

備遺

問承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曾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是如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李煇

李煇字晦叔南康建昌人

備遺

晦叔嘗云心之存亡出入特繫於人之操舍如何耳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衆人則操之而後存也先生云只一操字已是多了晦叔久而未喻後有龜山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之義謂聖人從容中道無事乎操然後始悟先生意正是爲已存者設

問論孟疑處曰今人讀書有疑皆非真疑某雖說了只做一場話說不用切已工夫何益且如論語說孝弟爲仁之本因甚没便可以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

矣仁却爲甚不鮮禮不鮮義而但鮮仁須是如此去

着實體認莫要纔看一遍不通便掉下了蓋道本無

形象須體認之可也

問私欲難克柰何曰爲仁由巳而由人乎哉所謂克

巳復禮爲仁者正如以刀切物那刀子乃我本自有

之器物何用更借人底認我一巳爲刀子而克之則

私欲去而天理見矣

所論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

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此而舍彼耳其實

互相爲用只是一事纔說性字便是以人所受而言

此理便與氣合了但直指其性則於氣中又須具[illegible]別不可混說也江椽所言物性本惡安有是理來諭已得之矣更須涵養爲佳耳

李孝述

李孝述字繼善繙之從子

備遺

答繼善書曰來諭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大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

天所賦予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苟能屬

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

劉剛中

劉剛中字德言邵武光澤人少讀書詞義有拚輒爲之賛從學於文公公問平日讀何書剛中説看語孟荀楊莊老王通諸書公云須看語孟若荀楊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剛中遂專聽公言公爲易其字曰近仁與黄榦友善舉嘉定四年進士調漢陽縣主簿轉婺州蘭溪縣丞後歸築室以居名曰琴軒從學者甚衆所述有師友問答西漢奇語

饒榦

饒幹字廷老邵武人生及期而父偉卒毋呂氏誓志秉節以撫幹稍長遣就學程其術業謹其出入幹孝謹敦實能自力學問見稱朋友間舉淳熙二年進士調吉州吉水尉遷潭州長沙令適文公爲守幹夙興治事暇即聽講歷知懷安軍卒

備遺

廷老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

此皆是見理不明之病

先生謂廷老曰觀公近日都汨没了這箇意思雖縣

事叢冗自應如此更宜做工夫

黄寅

黄寅字直翁邵武人少飄蕩豪爽方士縣語之曰以

子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

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於是奮厲脩飭晚

就朱子之門而問學焉謹言慎行以求精詣鄉人敬

嘆之

先生答直翁書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

直翁說中庸人莫不飲食章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先生是之

梁琢

梁琢字文叔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文叔書曰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

更無一毫人欲之私。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此有箇舊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氷、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

琢竊謂氣在人之一身。陽即爲魂。陰則爲魄。噓吸聰明。乃是一身之中。魂魄之所發見而易見者耳。恐不必於魂中求魄、魄中求魂也、先生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固如來喻、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耶。耳目之中。皆有煖氣。非魂耶。推之遍體莫不

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

連嵩卿

備遺

先生答嵩卿書曰正顔色斯近信矣此言持養久熟之功正其顔色即近於信蓋表裏如一非但色莊而已以上下兩句考之可見非謂正顔色即是近信也若非持養有素則正顔色而不近信者多矣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説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説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

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馮允中

馮允中字作肅邵武人

備遺

先生答作肅書曰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畜疑不爲剖决之詘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示論頗爲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若欲動中求靜靜中求動却太支離然亦無可求之理也

呂燾弟煥

呂燾字德昭煥字德遠南康人

備遺

燾問三年學不至於穀是無所爲否先生曰然

煥將要擬某日歸及期云且更承教一月却歸曰公將要了如何又恁地說此大事不可恁地半中想都安排了等待不可如此呂即日歸

宋史謝方叔傳方叔遷殿中侍御史請錄朱熹門人胡安之呂燾蔡模詳著從之

考亭淵源錄卷之十六